

感謝同學們

——記江西師範大學校史資料的整理與研究*

梁洪生

江西師範大學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

首先，我要寫一寫彙編這部師大校史資料的同學名字，並衷心感謝他們：闕偉康、詹承春、周柏芳、鍾義棟及吳培芳，他們五人全部來自江西師範大學文旅學院歷史專業2008級。

與他們的這次合作，既是份內之事，也是一種緣份。近些年來，我一直在指導本科生做「大學生學術課題」，基本取向是就當代江西的某個問題做一個「到現場」的調查報告。當這五位同學前來討教時，我則建議他們順着江西師大70周年校慶這時機，對校史資料進行搜集與編輯。這課題牽涉到我多年的專業關注，以及自身的一些感受，甚至是遺憾，因為師大的地方史教研室到今年整整走過30年歷程，但是越到後來，越是發現對許多事情還不甚瞭解，甚至聞所未聞，還有許多極具價值的資料仍沒有讀到，更不要說編輯整理和研究利用了。尤其是民國時期，各個小地方的出版物，各類專題的印刷品，每遇大事或大變動，就如同雨後春筍般湧現出來，從紙張、版式到記載的事情、討論的問題，以及行文的風格等等，都帶有明顯的時代特徵和地域特色，這才是那個時代的真實寫照和表現。而由於種種原因，我們或是沒有看到，或是沒有搞懂，因而愈發感到今人對江西的許多描述是表面化的，對其文化內涵的理解和把握是膚淺的，一些似乎是耳熟能詳的判斷詞和定語，也只是個空殼和標牌而已，越是涉及近代，情況越是如此。所以我想一所擁有70年歷史的大學，也許可以當作一個試驗場，做好了更可以樹個樣板。但是究竟水有多深，我也沒有把握，所以建議他們先到江西省圖書館「試掘」一下，從《江西日報》的創刊號——於南昌市被解放後半個月出版——開始查閱，看看有多少關於國立中正大學（江西師大的前身，創辦於1940年）和南昌大學（前者於

1949年改用此名）的報導，以及來自學校內部的聲音。同學們很快便給我驚人的回饋，他們翻查《江西日報》至1953年年底，亦即院系調整完結之時，便已經查到二百餘條相關的資料，粗粗框算文字已經靠近20萬，且已找到了早期的照片報導。這樣的收穫不僅令我欣喜，而且也證實了這批資料的豐富和極待整理的迫切性，堅定了大家一起做下去的信心。再者，此舉真的可以為學校和師生們做一份實在的貢獻，作為在校學生，他們能不興奮和為之繼續努力嗎？！

在這之後的大半年時間裡，他們的熱情轉換為辛苦的奔波和艱苦的檢索。他們做了具體分工，各司其職，與我的往來聯繫則由闕偉康負責。這項吃苦的工作耗費了眾人半年多的雙休日，他們先是盡可能為那些發黃的報刊「留影」，以免日後因漫漶不清造成遺漏。同一篇文章往往需要拍攝多次才能完成，然後把照片帶回校一字一字的辨讀，並輸入電腦。存疑的或不清不全的地方，均一一做好註明，抽時間回頭去看原件，再補充修正，直到完全搞清楚為止。他們前前後後輸入的文字接近60萬，平均每人輸入了十多萬字。做這種事情的辛苦、磨人和枯燥，我多年來深有感觸，於這些豆蔻年華的少男少女來說，當然需要更多的耐性和堅忍。我在暑假期間和他們一起做了一次補拍資料的工作，半天之內，一人查找，一人搬運，我則負責拍攝。整個書報庫中充滿了陳年霉味，多年無人翻動的報紙滿是灰塵。完工之時，人人汗流浹背，蓬頭垢面，鼻孔烏黑，由此可以想像他們半年多來的工作是多麼的艱辛。我還知道，有幾位同學家境困難，沒有自己的電腦，需要借用同學的，這就更加不容易了。所以當這項工作的初步成績逐漸顯露、不止一位相關部門的人員對我說「我們也曾

想過做這件事」這一類的話時，我都在心裡回應道：「你們也許就是缺少這樣的同學吧！」我們有一個很好的工作團隊，不僅漂亮地完成了這次的課題，更積累了不少經驗，今後只要還有機會，我們還會繼續合作下去。

這些同學的工作，其意義不僅僅是完成了一項專題資料的搜集與整理，更在於這些資料的出版所帶給人們的讀後感和啓迪——尤其是對在校的大學生們，那些不明白爲什麼要「院系調整」、何謂「拔白旗」、怎麼後來會有「文革」那些黑暗表現的年輕朋友們，如果細心閱讀這份資料彙編，能不能感覺到這就是一部活生生的「中國現代史」呢？我想從這些參加資料整理的同學們的最初反應說起。他們最先向我發出的問題是：當時的報紙怎麼會登載這些事情啊？譬如一個女生公開申明《我向人民坦白了》（1950年11月），說的是自己讀高中時曾參加「三青團」的往事；一個學生登報表示《堅決擁護人民政府對我父親的處決》（1951年4月），由此而折射出1950年代初期「鎮反」的社會氛圍和當事者的心態。今天在校的大學生，當然不大知道劉天浪當年的大名和影響，自然也不理解他爲什麼要在《江西日報》上公開檢討自己在《坦白自新有出路》的歌詞創作上「犯了錯誤」，且犯錯的原因之一是「因歌詞內容側重在喚醒，教育與說服的這一方面去了，缺乏鬥爭性與階級仇恨。」

要理解這些報導，其實非常需要一些有關中國現代史的知識背景的。例如1949年11月南昌大學錄取學生的告示，要求學生繳納「圖書、體育、衛生等費共食米五斗，實習或實驗消耗費，每學程食米五升至一斗五升」。而到1950至1951年時，學生需要繳納的雜費中竟出現了「二十個折實單位」這種完全不爲今人所知的貨幣單位，所以在整理《南大、華醫等九個學校已購公債萬一千多分》（1950年2月11日）的報導時，同學爲之加按語云：「原文『分』應爲『份』」，而不知道當時發行的「人民勝利折實公債」的基本單位就定名爲「分」，每分以上海、天津、漢口、西安、廣州及重慶六大城市的大米（天津爲小米）3千克、麵粉 0.75 千克、白細布1.33米和煤炭

8千克的批發價，用加權平均的辦法計算出來。同學們還對1951年的報紙仍會出現通篇沒有標點符號的文章表示驚訝，他們繼而以自己的知識和認知解讀那段文字，注明「繼母辛龍南卿的來信」（1950年2月）中的「『辛』應該爲『親』」，殊不知這是民國時期婦女在姓氏之前加上夫姓的通行做法。另外還建議將谷霽光的《徹底批判資產階級思想，從三反運動中批判我底資產階級思想》（1952年4月）的標題後部份改爲「我的資產階級思想」。以上等等，都說明今天的大學生還不懂得，從民國過來的一代人有其用詞習慣。這需要在兩代人之間進行更多的對話和加深理解，需要多看多讀類似這部資料匯輯的文字，才有助於減弱對以往史事的隔膜。如果有人問我從中最大的得益是什麼，我則會說從來沒有如此強烈地意識到：在1950年代，南昌大學和江西師範學院在每個大型的政治運動來臨之際，對整個江西社會竟然具有那樣明顯和強烈的「標杆」作用——每每都是由著名的、其中不少還是「留洋的」教授現身說法，作檢查，談態度，表決心，見行動，那末其他的社會階層和各色人等會不仿效嗎？能不應聲而動嗎？我想這部資料專輯也爲江西教育史的研究者們開一生面，提供了第一手的資料，彌足珍貴。

我要感謝這些同學的第二個原因，帶有一些私人情感的成份，那就是他們找到了五篇魏東明當年在《江西日報》上發表的文章。這些年來，江西師大除了還健在的歐陽侃、陳傳定以及杜德鳳等老一輩學者之外，很少有人知道魏東明是我的大姑父。1949年南昌解放之初，魏東明先任江西八一革命大學副教育長，繼任南昌大學黨組書記、校務委員會副主任（也是各副主任中唯一的黨員），兼秘書長和文法學院院長。他早年先後在北洋大學機械系和清華大學外國文學系讀書，參加過「一二·九」學生運動，1937年入黨，「七七事變」後從事抗日救亡運動，擔任平津首都學生救亡宣傳團宣傳部長。1940年到延安，先在中共中央宣傳部國民教育科編寫教材，後任中央研究院研究員和中央黨校教員，還參加了延安文藝座談會。抗戰勝利後到東北工作，辦報紙，

還曾在國、共、美軍調解三人小組擔任翻譯，後來長期從事教育部門的領導工作。1953年10月院系調整時奉調長沙，先後擔任中南土木建築學院副院長、湖南大學副校長、湖南省文聯副主席等職。1959年因為「反右傾」而被下放，「文革」之初他和江西的谷霽光一樣，是第一個被省委「拋出來」的批判對象，吃盡苦頭，但始終能以樂觀態度泰然處之。1978年調北京，任國家科委科技情報研究所的領導小組組長，1980年春調任《人民教育》雜誌主編。因患肝癌於1982年1月逝世，終年67歲。1983年6月30日和7月2日，湖南大學和江西師大，分別先後舉行「魏東明同志生前事蹟憶談會」加以緬懷。1987年8月，湖南大學校史編寫組編印《黨在教育戰線的忠誠戰士魏東明同志》一書予以紀念。1990年和2000年版的《江西師範大學校史》中，都載有關於他的記述和照片，並有非常正面的評價。

現在可知，魏東明在南昌大學任內，在《江西日報》發表了三篇文章和兩篇廣播稿，即：《時事感言》（1950年10月25日）、《是誰跪在日寇面前——從一幅時事宣傳畫引起的爭論》（1951年7月8日）、《「一二·九」時代的思想鬥爭》（1951年12月9日）、《根據祖國的需要，端正我們的升學態度，高初中畢業同學應該按照國家需要來升學——南昌大學秘書長魏東明同志八月十日在江西人民廣播電臺的廣播稿》（1952年8月16日）及《蘇聯是我們的模範——「中蘇友好月」對青年的廣播講演稿》（1952年11月30日），從中反映出當時南昌大學的政治氛圍和火熱激蕩的校園生活。因為這是以往紀念集中從未收錄過的，可謂「遺文鉤沉」，更顯珍貴。不惟如此，《江西日報》還曾報導有的教授在1957年「鳴放」時，提到「魏東明院長脾氣暴躁，對別人的話，一來就完全否定，弄得別人只敢唯唯是是。」我相信此話是言之有據的，因魏的脾氣大、易動氣，也是家人皆知的。我所在的區域社會研究資料中心存有一份1950年4月《南昌大學教職員表》的油印本，記載了當時的「臨時校務委員會」成員，共19人，除去三名學生代表不計，其餘16人數魏東明最年輕，只有37歲，正當血氣

方剛。而且在當時那種以「改造舊大學」為主要目標的氛圍下，作為職業革命家的他有政治權威，容易形成說一不二的局面，也是很自然的。我記得1992年11月陪我大姑到江西師大與一批老教師敘舊時，外語系的一位老教授提到當年魏東明對他說過「你是不是屬於『人民』還說不定」的一句話，讓他記憶猶新，換言之也可說是餘悸長存。但曾與之共事的人也公認，魏東明對辦教育內行，而且能熟練運用英語和俄語。魏不僅能講授社會發展史及新民主主義論等政治課，還能講授專業課。他所有的報告都是自己起草，等車時總是手不釋卷。他們也都提到魏雖然好發脾氣，但知錯必改，勇於批評和自我批評，不要手段，沒有私心。特別是到了湖南大學以後，曾總結老幹部和老教師之間的關係是「合則雙美，離則兩傷」，一直傳為美談。他對自己要求嚴格，生活艱苦樸素——這就是那一代人的風格，他們都從民國走來，作為整體的時代認識，做的都是強國夢；無論個人歷程如何，則都有感情、有尊嚴、有氣像、有士子之氣；對人對己都有模有樣，講究規矩。用陳丹青的說法，就是有「民國範兒」。唯有如此理解，我們才可以在這部資料專輯1957年的部份，看到那樣的「大鳴大放」，看到那般的大起大落，看到那些影響中國以後長期走向的是是非非和恩恩怨怨。感謝這些同學所做的資料搜集，使我從一個魏東明看到1950年代初期的一大批老前輩，也再次體會了一批批老教授們如何面對這個因為院系調整幾被肢解的江西老校，貢獻心智，奮身竭力，蹣跚前行——如果離開了一大批和這個學校休戚與共、同呼吸共患難的「人」，哪裡還有「校史」可言呢？！

最後，我還要感謝為同學們提供管理和服務，使之成事的有關部門和領導。五位同學在課題申報之初因為某些技術原因，錯過了校團委規定的審批時間。但當他們堅持工作並拿出初步成果時，主管部門毅然為課題立項，提供課題經費，還給予了相關的榮譽。這對同學們無疑有慧眼識珠的鼓勵作用。當整個資料專輯已經成形之時，學校幾位主要領導都表現出濃厚興趣並予以支持，批給專項經費以利編輯和印行。江西省圖

書館報刊部的工作人員，是這次資料搜集得以順利進行的重要功臣，同學們心懷感激之情並牢記他們的鴻名：任問華、吳岷、萬群和曉毅。資料的最後補缺和校對，還利用了江西師大老圖書館的報刊資料，我和同學們都對師大所藏《江西日報》的完整性和品相，留有良好印象，並對其工作人員的支持和耐心致以謝意。

未了，或可追問幾位同學一句：從專業的角度來說，你們在這次資料整理的過程中獲得什麼？你們有什麼想感激的嗎？我想他們的回答

未必眾口一詞，但我記得對他們說過一點，那就是：真正的「歷史」在教科書和課堂之外，我希望他們要懂得「人」，要懂常人之事，按常情說話——這部資料專輯，就是教我們的同學如何「懂得人」的一部歷史書。

註釋

* 本文為《〈江西日報〉有關國立中正大學、南昌大學、江西師範學院的報導及資料全匯》之〈前言〉。

活動消息

History and Anthropology Lecture Series (14)
第十四屆歷史人類學工作坊



Speaker: Professor Stevan Harrell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講者：斯提芬·郝瑞教授
華盛頓大學

2012 · 4 · 11 16:00-18:00	<p>A Comparative Case Study of Tuigeng Huanlin (Returning Farmland to Forest) in Three Localities in Sichuan 四川三地的退耕還林個案比較研究</p> <p>Lecture Hall,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Sun Yat-sen University 中山大學人類學系馬丁堂</p> <p>Language 語言: Mandarin 普通話</p>
2012 · 4 · 13 12:00-14:00	<p>Revolution and Erosion in China: Applying Ecological Resilience to the History of Soils in Mountainous Regions 中國的革命與侵蝕：生態韌性於山區土壤歷史的應用</p> <p>Room 7332, Academic Complex, HKUST 香港科技大學教學大樓7332室</p> <p>Language 語言: English 英語</p>

Enquiries 查詢:
Tel 電話: 2358 7778
E-mail 電郵: schina@ust.hk Website 網址: schina.ust.hk

Organizers:
South China Research Centre, The Hong Kong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UHK-SYSU Centre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主辦: 香港科技大學華南研究中心、香港中文大學—中山大學歷史人類學研究中心

The UGC AoE Scheme: The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of Chinese Society
卓越學科領域計劃: 「中國社會的歷史人類學研究」